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八旬萬壽盛典卷

十五之  
十七

詳校官兵部郎中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五

聖德

十一

儉德

臣等謹案帝王飭德以儉蓋欲以身率先納軌物於大同而非徒示謙讓以延譽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又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中正之慶道備是焉耳我

國家承百餘年熙和之久重以我

皇上臨蒞五十餘載之勤法守

祖徽敦勵純化從不輕勞一民力輕費一民財是皆由克  
已無欲之念素切於

宸衷用能洽淳龐而登康阜乃猶

著文

申諭昭示再三謹度支之歲用而

明慎體驗於在躬

誌工作之偶興而

敬謹握持其大要以至因時裁省具有常經斥供頓增  
華之費禁燈綵無益之觀惟恐稍涉鋪張易滋浮  
靡習尚至矣哉

聖人之用心所以杜漸防微誠有見乎其大者若夫臣  
民恭遇

萬壽獻悃介

釐固由不可遏之情而率

示以不容過之舉所謂禮從其節用戒其盈不事粉飾

太平之為而自臻

仁壽同風之盛夫孰非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之

一心有以導揚

邇治於無窮也乎

皇上聖懷崇儉乾隆四十九年

勅內府備查節年度支實數

著文申訓

御製節儉論

甲辰

嘗讀

皇祖實錄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漸次節省至康熙五十年祇用七萬至臣民僭用妄費非不禁約徒致法令滋繁究於無補大哉王言誠得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矣因令內務府查近年一歲度支則稱乾隆二十年以七萬計三十年以三萬計四十年以二萬計予非以此自鳴也蓋修己治人之道無過於節儉節儉則嗜欲不行無聲色貨利之失德所以為善也然天子之節儉與

庶人不同矣世道人心日流日下逢君之欲者多引君  
以道者寡為君者設自鳴其節儉則出納之吝者有之  
矣量入為出者言之矣弊衣羸馬者形之矣甚而至於  
興利虐民漢唐宋明之以此而失民心侵尋以至於亡  
國者皆由是也且昇平日久戶口日滋物價騰踊勢所  
必然是以內務府近有加價和買之議即如請行此亦  
可以節儉而不與之乎嗟夫節儉豈易言哉至於返樸  
還淳豈非善政然天地所生之物止有此數昔以十人

食之今以百千人食之

順治初年各省民數一千六十  
三萬餘口近年增至二萬八千

餘萬口是加至二  
十餘倍之多也

米安得不貴米既貴諸物安得不貴

遊手好閑僧道之流且藉此以餬口設盡敲之力田言  
之易而行之難安得許多田與之乎均田井田之事設  
行之今未得其利而先致其亂非至愚泥古者不為也  
為今之計補偏救弊之不暇實無一勞永逸之法也即  
近代之崇禎著布袍其時羣頌為美德何救於亡國乎  
若晉武之焚雉頭裘唐明皇之銷銀器胥為暫博美名

其後更窮奢極欲而齊建武之欲毀酒鎗直令蕭穎胄  
譏其曲宴之奢益為可笑可鄙故吾之所為節儉者亦  
如吾君子小人論中所云不可不明不可不慎而又不  
可顯其迹而已耳

臣等恭讀

御製論仰見我

皇上敬承

祖訓而得修己治人之要道以推為治國平天下之遠

模初未嘗以玉食萬方或稍疎其節制者也伏  
惟

萬年垂鑑即木孟角椅皆欽

儉樸之貽是以省約

性成守不邇不殖之素兢兢於導民制用而恒不欲  
以之自鳴至於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已於  
論中備著其義而

聖人之恩澤則又不因

金史卷之二十一  
情崇節儉或稍靳夫施予者故若每歲

特詔蠲除數系千萬

享惠勿問惟冀藏富在民以臻還淳返樸之盛風焉

臣等幸依

壽宇仰

德靡涯寔有不勝悅服者耳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諭禁督撫等請輸經費及呈進貢品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

詔停止如前

先是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國泰奏明年恭遇朕七旬萬壽請在熱河布達  
拉廟左近建蓋民房添設鋪面於通省官員扣捐養  
廉二十八萬兩以備經費一摺甚屬無謂已於摺內  
批示矣前此國泰奏於沿途添建兩處行宮又於德

州建造喇嘛廟已屬繁費但因成事不說是以難於  
禁止至朕明年七旬萬壽恐各省臣民欲行申祝早  
經屢降諭旨飭禁甚明何以國泰復有此奏若各省  
相率效尤尚復成何事體耶國泰著傳旨嚴行申飭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以庚子年為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  
嘏屢經宣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即啟程幸避暑山莊各督撫等斷不必前來稱

祝恐外省督撫不能仰體朕懷因七旬萬壽欲取九  
九之義購備貢品誇多鬪靡甚至力有不逮而隨衆  
效尤勉為充數尤屬不必各省督撫身任封疆惟當  
大法小廉奉公勤職副朕委任本不當以進奉見長  
著再傳諭各督撫今年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例若  
借七旬萬壽為名多事繁文以申媚茲之悃不但為  
朕所不取且現經降旨令奏事處屆期遇有多進貢  
物者一概不准接收諸臣其善體朕意毋得藉詞請

覲致增煩費翻滋擾瀆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王公大臣及直省將軍督撫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額請舉行慶典已俞所請其應備儀文禮恐不免踵事增華致滋繁費因專派大臣董理其事現經阿桂等酌籌經費奏定章程王公大臣及將軍督撫等分別銀數於廉俸內坐扣備辦亦已准行以遂其効誠獻悃之心第念各督撫等抒

忱祝嘏既將五十五年分養廉扣辦其餘剩廉俸尚  
須留為辦公之用若是年該督撫等仍照每年之  
例備進萬壽貢物未免稍形竭蹶况所進物件內如  
寶座屏風各宮殿皆有陳設不便更換即佛像亦屬  
過多無處供奉亦無另建廟宇之理其五十五年萬  
壽貢品不但各督撫等俱不准其呈進即王公大臣  
等亦無庸備進至各該省是年應進土貢內除橘子荔  
子石花魚哈密瓜等物仍照舊呈進以備薦新之

用其餘土物槩行停止以示朕體卹臣工至意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五十五年值朕八旬萬壽經辦理慶典大臣  
議令各督撫等分別扣養廉備充經費以遂其効誠  
獻悃之心恐該督撫等既於養廉內酌為分扣若仍  
備進萬壽貢物未免稍形竭蹶業明降諭旨是年各  
督撫等俱不必呈進萬壽貢品以示體卹此次辦理  
慶典原因王公大臣等再三籲懇出於至誠不便固

九

府以下俱得遞減分扣此等職分較小之員其所得廉俸不及督撫藩臬之優雖所扣無多究恐不無拮据督撫等如果情切祝釐莫若即將伊等兩年備物之費及藩臬多餘養廉為該省官員酌量代扣大員等多扣幾分則職分較小者即可節省幾分自無因此苛派小民之累而有貪贓壞法亦可以繩之以法該督撫等誠能如此仰體遵辦更勝於另備貢品朕必深為嘉許也將此再行通諭知之

臣等謹案豳風所祝小民躋彼酒羔周誥所陳  
父母慶其洗腆慶逢我

皇上萬年晉祝各以廉俸之豐贏願備經費亦臣子  
區區之分所宜然迺蒙

聖慈曲體酌定分數俾弗絀於公事所需復

申諭諄嚴勿得侈呈進奉即土物之微亦僅令以瓜  
果為獻畧備薦新因伏思我

皇上膺萬國之貢珍本年如外藩列服備物祝

釐率

命留抵下次正貢內外臣藩仰邀

恩施逾格

仁愛搏節益不知所藉以上報矣

乾隆四十五年

御題知過堂

著論申訓

御製知過論 辛丑

予去歲為古稀說歷數古來批政之過曰強藩曰外患  
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  
都無其事非驕也蓋記其實且以自勵也然則予遂無  
過乎曰有為何過曰為興工作蓋予承國家百年熙和  
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散飾壯萬  
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內若

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  
不為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

為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胥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預為蒐裘之頤而重新寧壽宮別創長春園外而

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額

永陵

福陵

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

景陵

秦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壽之廟以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平定準夷示興黃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夫弗興徭役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工給值

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水旱率興工作有以工代賑之請而內之司園圃工程者且或以其年無工作為若如是則所為興工作者為無過矣而予引以為過者蓋心有所繫繫必有所疎忽得毋繫繫於小而或有疎忽於大者乎夫小者遊目賞心是大者敬

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其大是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尹繼善遂有馳驛觀山

之語予不惟不責且笑而肯之實獲我心也若夫時  
巡所經各督撫每繕行宮以備駐蹕雖云出自捐養廉  
資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為之喜且飭諭之究其致如  
此者過應歸于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  
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為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既知  
過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繼自今予惟視其不可已者  
仍酌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已耳  
已過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歲細審實有此

過故著論書卷以當自訟乾隆辛丑八月中澣並識於  
避暑山莊之抑齋

御製題知過堂

壬寅

去年著論曾自訟匪逞虛文敬畏存誰謂庸臣貢漆飾  
去冬山東巡撫國泰呈進雕漆櫺櫺屏扇等物以其費  
工無益甚不愜懷傳旨嚴行申飭第念成器不毀又不  
肯因此添建大屋不得已于慎修思永殿後舊有之雲  
香清勝室接櫺櫺裝用並泐所著知過論於壁遂以名堂  
云  
仍因舊室構松軒知非早過伯玉歲作戒常思衛武  
言搞蕪染毫泐堂壁斯多愧那待他論

御製題知過堂

癸卯

成事由來不說乎何當漆飾貢紗厨既憐棄置成廢物

聊與廊營因舊模

上年以國泰所進雕漆屏扇等件成器不較棄置可惜因於舊有之雲香

清勝室接楹裝用詳見前題知過堂詩並注

坐傍明窓欣律暖看餘曲砌識

韶蘇接楹堂以知過額試曰過曾知也無

御製題知過堂

乙巳

人若不知過既知改為貴弗改已為非甚者文

去聲

與遂

繫我顏斯堂已閱兩三歲不吝成湯心未能伯玉志我

胥企之哉摘辭誌深愧

御製題知過堂

丙午

向陽處必得春早  
享甲旋看綠到菱  
自是一元資以始  
可欣萬寓與之皆  
梅心柳眼侵尋問  
江硯宣毫次第排  
知過由來貴改過  
空言改亦有何佳

御製重題知過堂

丙午

知過堂之名本因好工作  
顏堂用自箴以當銘右座然

予細思之渠

去聲

止一端那敢

天在於誠屋漏或失課寧民圖其易溝壑或多餓勤政

應無間

去聲

延攬或致惰察吏慎彰瘡涇渭或淆些有一

之弗臻是皆予之過重題書壁間惕悉慎起卧

御製題知過堂

丁未

構築書堂成五載偶來清憩亦題詞星添鬢鬢依然我  
曦閱隙駒豈改其未致閭閻衣食足敢言禮樂俗風移  
過而能改則無過徒此云知實未知

臣等伏睹我

朝凡大工作皆承

重熙累洽之治會萃時合以待我

皇上之振新而修舉焉是以鼙鼓弗煩於民水衡厚  
給其直不必襲堯舜茅茨周文栝柱之跡而自  
無過舉乃若

豫遊之地無過仍舊飾陳而

聖念惟恐稍縈或渝敬勤之本用是

著論顏堂

摘詮誌省是所謂儉在我而不在物心居中虛而謹  
節其所受者歟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詔却原任人員請建經壇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

申諭如前並却內府臣等成造佛像之請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禮部奏據原任工部

右侍郎李友棠等呈請本年恭逢

皇上七旬萬壽聖節擬赴

熱河恭建經壇一疏奉

諭旨著照前旨毋庸伊等前赴熱河並令各回原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總管內務府大臣奏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萬壽請循照前例諸王內外大臣虔造無量壽佛延禧祝嘏等語因思朕六旬七旬萬壽該管大臣俱先期

奏請成造佛像以伸慶祝維時朕恭侍

聖母皇太后慈闈凝禧篤祐內外臣工共抒忱悃是以

允所請藉用承

歡錫慶茲因朕八旬之慶先期備辦非朕所喜且迴思益

增悵然朕仰邀

昊春年逾古稀康彊勤政惟期日慎一日敬迓

鴻庥以俟八旬有五之歸政朕一人之福即億兆臣民之

福又何必循用具文徒滋繁費乎所有該管大臣等

奏請成造佛像之處著不必行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保寧尚安奏據伊犁烏魯木齊兩處各廢員等二百七十餘員名呈稱恭遇八旬萬壽歡躍難名謹於今年預慶明年恭祝虔建經壇稍申蟻悃等語所奏殊屬非是新疆各廢員俱係緣事較重之人是以發往該處令其効力自贖非尋常廢員可比從前遇有慶典各直省廢員赴京建立經壇曾加恩擇其情節

稍輕者量予錄用並分別賞給頂帶然亦出於特恩  
非臣下所得陳請保寧等此奏必係為該廢員等設  
法邀恩地步試思此等効力之人既不准其赴京祝  
嘏且獲咎俱重豈在彼建立經壇遂可望施恩釋回  
耶所奏斷不可行至明年朕八旬萬壽前經俯准王  
公大臣等之請舉行慶典原因中外臣工籲請祝釐  
効悃抒忱情詞懇切亦古來稀有之事朕若却而不  
允轉似類於矯情是以准其各輸經費在京辦理襄

茲盛典仍諭令務從節省毋得踵事增華其各直省  
距京既遠又何必紛紛仿辦萬壽亭經壇等項所有  
明年萬壽各直省建立萬壽亭經壇之處著行停止  
各省且然新疆地方更可不必要也將此通諭知之

臣等謹案九如祝壽之篇先之以神詒多福後  
世祠官祝釐延祥仁宇義率昉此欽惟我

皇上萬壽凝禧中外臣民莫不欲少抒悃忱効  
億齡之祝故或假唄誦之宣揚以慶讚

無量證莊嚴之寶相以頂禮

長生歡喜實有同心陳請遂聯衆願迺蒙

皇上體念周至屏却繁文既不致有糜費之虞更不  
使有濫邀之澤即一事而敦本抑末具見

崇情誠所謂

躬至德而不自德者乎

聖駕時巡

諭禁工作及諸綵飾乾隆五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八旬萬壽盛典  
卷十五

八旬萬壽慶節預

命撤減宣示中外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清蹕時巡臨蒞江浙原因厯念河工海塘親臨  
閱視兼以省方問俗順時行慶非為遊觀計也前屢  
經降旨所有經過地方止須掃除蹕路一切供頓無  
庸踵事增華今浙省仍有添建屋宇點綴燈彩之事  
兼多華縟未免徒滋繁費朕心實所不取三寶等均

著傳旨申飭嗣後如再有似此過費者朕必加以嚴  
譴不能寬貸也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  
民風易趨華靡每勗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  
還淳以臻郅治而江南之陶莊清口浙江之海寧塘  
工修舉尤關民瘼因允兩省督撫額請于今春再舉  
時巡之典乃自啓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

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畧加修葺辦理尚為妥協而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為尤甚朕心深所不取現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發帑金交該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自當再行親蒞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且江浙士民情殷瞻覲者固多而窮鄉僻壤或有名附讀書不能上進之徒本自憤懣不

平今因巡幸一切黜綴過華朕視之實覺過當又  
安能免若輩之議論乎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廵  
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轉貽口實是誠督撫  
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以為愧矣著再通諭  
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  
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惠朕愛東南黎庶  
之至意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朕明年巡幸山東啟鑾約在春分之後彼時已過  
燈節蹕路所經毋庸預備燈綵烟火以省糜費著傳  
諭劉義長麟一體遵照

恭查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諭此次點綴不過塗飾一時聊以娛目更為無益繁文  
幸荷

上天恩佑彌月清明設或連遇風雨豈不徒耗物力今已  
成事不說未便全行裁撤仍著該管大臣將一應綵

節量為減省以示朕式靡崇儉至意將此通諭中外

知之

上諭全文恭  
載卷首謹節錄入

臣等謹案采椽不斲斤題不斲從來迷儉約者  
以為美談然原其自處則然而出於臣下之營  
作則未聞有示之以範者我

皇上節用愛人

在宮

時邁

厘念同之屢以東南民俗易趨浮靡

弱大吏多方化導使之返樸而還淳爰于

鑾輅將臨先期

頒諭毋滋冗費而侈縉文偶有踵事增華即

諄諄訓誡務使咸知仰體至如黠綴綵飾不過耳目

之娛取適一時而事屬無益不特

巡典示之裁撤即本年

八旬大慶臣工方以萬邦輳集遠服偕徠欲藉以壯

觀瞻而陳王會之盛而我

皇上感念

天時重惜物力仍

命所司量從減省煌煌

綸綍遵奉敬錄冠諸

盛典首編以是知

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而

聖人之壽將遠紹夫脩蜚疏化之年與太初同其沕穆

也矣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六

聖德十二

謙德一

臣等謹案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惟謙一卦其內卦  
三言吉外卦三言利蓋謙者德之柄也王者德盛  
禮恭以至厚之實持戒滿之衷則天地神人咸奉  
之以福是以致恭存位而履無疆之慶也洪惟我  
皇上盛德大業積厚流光躋

八旬之崇禘為萬古所希邁舉夫

文謨

武烈

聖德

神功古聖人符其一端即足以照耀簡冊者我

皇上皆躬有而兼備之所由三靈荅以蕃祉五福嚮其

宣臻焉耳乃猶

聖懷沖抑鞏執勞謙於

七旬慶典則弗俞臣民之籲逮

八袞鴻儀復屢

申裁抑之旨以及德水澄流嘉禾栖畝

特却宣付之請並

傳訓誡之辭凡皆

聖衷之保泰持盈備昭撫吉雖堯之克讓文之小心豈

是過哉臣等恭纂

壽編謹循錄乾隆四十五年以來屢奉

宣諭之實事以仰推我

皇上不自滿假之實心敬載

謙德一門用見夫

履慶延洪之盛惟

大德足以致之而

聖人之抑然自牧者正所以尊而彌光也

乾隆四十五年

皇上七旬萬壽臣工籲行慶典

詔弗允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管兩江  
總督臣高晉等以江浙臣民望

幸甚殷懇請庚子年再舉

南巡盛典並以是年恭屆

皇上七旬萬壽擬就近舉行

慶典合詞具奏奉

上諭朕本意以庚子年七旬慶辰越歲辛丑即恭逢

聖母九旬萬壽斯則敷天同慶自當臚歡祝

嘏以抒萬姓悃忱今既不能遂朕初願尚復何心為已稱  
慶況朕蹕途所經老幼歡迎扶携恐後未嘗不顧而  
樂之若經棚戲臺及侈陳燈綵點綴紛華飾為衢歌  
巷舞深所不取且非所以善體朕意也不特江浙臣  
民不當為祝釐之舉即凡內外大小臣工于朕七旬  
萬壽時亦均不得請行慶典以及進貢獻詩若伊等  
謂欲藉以申其尊敬之誠是轉增朕心之不悅尚得

謂之忠愛乎但天下士民遇朕七旬萬壽皆不免望  
恩偉澤此亦情理之常朕亦何肯因不舉行慶典並  
靳恩施乎著于己亥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庚子年  
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  
糧曾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

吳倉眷佑累洽重熙朕敬體

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沛恩膏著于庚子年為始復行普  
免天下漕糧一次俾藏富於民共享盈寧之福所為

欽福錫民慶莫大焉其開科事宜著交禮部查例辦理其各省漕糧應如何分年輪免之處著交戶部詳  
奏妥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  
工海塘已降旨允于庚子春正月諏吉南巡至所稱  
明歲為朕七旬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  
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子為朕七旬誕辰辛丑

即為

聖母九旬萬壽連歲疊逢大慶中外臚歡自可聽其抒誠  
祝

竊今既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為己稱慶惟念士民想  
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鄉會恩科並輪免各省漕  
糧一周以洽羣憫明年南巡回鑒後俟

北郊禮成即啟程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  
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恐轉多棖觸遂至山莊以避

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預請覲祝實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即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尚未能深喻朕意仍有以慶典為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悅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必不允行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自古北口熱河兩處曾有點綴段落燈綵之類本屬朕所不敢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

臣等謹案祝釐之典上以彰國家之洪祉下以  
貢臣子之縷誠所願嘉納同懽庶以順人情而  
光熙運也我

皇上椿紀增崇本年

萬壽八旬始荷

允行慶典爰溯

古稀之歲中外請祝

聖齡

皇上執德謙冲再三辭讓雖未許臣工之稱慶而猶  
恐虛衆庶之望

恩預啟

特科

普蠲漕糈

頒恩詔

舉時巡章焯令儀推

曼壽之殊施以廣億兆之攸賴蓋閱十年而

鴻禔茂介衆志顯孚所謂鳴謙中心得勞謙萬民服  
實有以叶吉占而垂盛軌焉爾

乾隆四十五年

聖壽七旬

命於山莊敬構戒得堂並

著記文以闡

皇祖錫璽垂示之意

御製戒得堂記

庚子

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  
又引范氏之言以為養其志氣故不謂血氣所動蒙引  
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為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  
無不善諸說繹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  
詳矣我

皇祖聖壽望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  
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間之張照蓋爾時

伊在南書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屈七袞於元旦試筆即櫟括此語為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愚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此題額而為記以聞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

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  
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  
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為瓊  
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是剜肉補創自速其亡之舉  
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無遠之為乎擴土無遠之  
不已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為不遐蕪遠不為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畧而窮黷以逞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為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

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臣等謹案讎六五象辭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傳謂謙德之君豈問威武不得已征之耳伏  
讀

御製記文因孔子戒得之言闡

聖祖鑄寶之意謂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且以擴土既遐  
無遠既備嗣後所當為戒大哉

王言嚴恭寅畏之心洵非佔畢書生之所能窺及矣  
要之仰

天知戴共

極咸歸邇若安南緬甸等之歸誠內面均非利其尺  
土一民有心於得而嚮風景附重譯偕徠

聖壽彌隆

聖功日懋奏

武成者九次矢

文德于萬年

天道福謙於斯益信云

御製戒得堂後記

辛丑

戒得之義於前記言之宜無不盡茲後記何為而作也  
曰前記之義蓋言其欲得茲後記之義乃言其已得欲  
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  
已其過大茲後記之戒所以不可不講不可不作也夫  
已得則有形而吾謂之無形且曰任已而其過大者何

試以吾之所得者言之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不為不  
遐不為不備是皆有形者然而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  
益之機伏於無形苟有或渝復隍隨之故戊寅之歲作  
勒銘伊犁之碑於凡栽培傾覆之道也種萬里外非計  
之得三致意焉至今亦廿餘年矣荷

天之寵疆宇日以安耕闢日以廣方敢言有形之得而  
吾心之慄慄危懼於無形以戒夫或有所失而不能保  
其得全之意豈謂此一記遂足以息吾肩而卸吾責哉

亦惟日慎一日以待吾歸政之日而已爾

臣等恭繹

前記所戒在欲得其義至大

後記所戒在已得其義至精而以有形無形反覆推

闡兢兢於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斯實

帝王精一危微之學保世茲大之謨合內外而

宥密罔間統

覆載而

悠久無疆更非佔畢書生之所能窺及者矣

御製題戒得堂

辛丑

書堂昨夏始經營蹕駐宛看此落成攻匪庶民大雅異

戒惟老者魯論精庭餘古樹全鋪蔭堦繞新花自放榮

雖曰殷勤曾著記

皇祖聖壽堂七時嘗錫戒之在  
符通用小璽庚子駐蹕山莊作書堂

於清舒山館之左因額曰戒得堂並  
為記以闡皇祖垂示萬禩之義斯干爰處愧猶生

御製題戒得堂

壬寅

泐筆壬寅尚欠詩山莊蒞止已多時曾無

欽定四庫全書

義畫高輝宇

是處為新構故無  
皇祖御書

宜有藐躬祖述詞

見堂記

雨鮮庭莎綠猶淺雲生峯樹白徒披即今亟望甘霖得此得又安能戒之

御製題戒得堂

乙巳

兩月頻來未著詩今朝心適一題詞較晴量雨曾何暇

幸北鱣南忽閱時

駐蹕山莊每因南北較量晴雨時切  
於懷詳見前誌事諸作茲幸近畿及

口外雨後連日晴霽而河南山東淮徐一帶均得透陽  
雨惟安徽湖北尚有未霑渥澤之處殊深繼念耳

暴大田看遍獲霽霑小草許同滋西成指日將登寶於

得吾原弗戒斯

御製題戒得堂

丙午

皇祖垂明訓成堂敬頌之

皇祖壽望七旬刻戒之在得小壘行用子庚子年屆

上表因於山莊敬構戒得堂用志紹承

蒙庥百年久保泰一心寅國晏民

熙世內安外闕時書云滿招損戒得有同斯

御製題戒得堂

丁未

構得書堂久慶落流陰七載迅分明

堂築於庚子今間七載矣不踰

已邁宣尼歲戒得原循

聖祖情

皇祖聖壽望七時曾錫戒之在得通用小璽庚子於山莊清舒山館之左構書堂數楹亦

以戒得題額蓋仰循皇祖垂示之意也

望道依然慚未見化民朏若竟

何成

余即位五十餘年以來無日不以化民惠鮮為先務乃近日臺灣逆匪林爽文等謀為不軌迫脅良

民抗拒官軍半載有餘尚未就獲雖撫躬循省尚無致此之由然頑梗未化殊深憤懣

每教新什

隣舊詠藉驗年來已所行

御製題戒得堂

戊申

書堂述

祖額檐開肯構而今亦久哉已是居安九年閱曰惟謙

益一言該有無形著後記悉

辛丑作戒得堂後記謂前記言其欲得者有形得與

失任彼其過小後記言其已得者無形得者而曰無形

益言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即潛伏于其中也

以此慄慄戒懼日慎一日若令歲臺灣之三月歲功緬甸之萬里入貢當亦仰邀

上蒼鑒予夙昔不得已

而用兵之心乃

益昭茲寵眷耳

覆載恩叨此日培平得臺灣順得緬莫非篤念戒中來

御製題戒得堂

己酉

金風臨日曉秋清徙倚書堂靜六情下卷魯論堪意會  
上篇孔子重躬行戒之原在毫而毫得也還分實與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近誌安南終始事更申知過義尤精

安南用兵之始意在興滅繼絕原無

欲得其土地之心然得其名與得其實同當孫士毅初復黎城予不能無得名之意迨後阮光平復來予不處孫士毅之父駐失防而自咎其喜而忘懼為未能體皇祖戒得之訓因書安南始末事記以誌過而戒得

之義為尤精矣

御製戒得堂自箴

庚戌

書堂樸不詡耽耽淨甌香性所詣

聖祖兩言記闡兩得

皇祖聖壽望七時鐫用戒之在四字通用小壘然聖意引而

未發予七歲時駐蹕山莊舡作書堂即以戒得題額因為記以闡皇祖之義蓋皇祖所云戒得者在

擴土慕遠之為于欽承

先志平伊宰定回部靖金

川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

敢不以

皇祖之戒為

戒乎嗣有後記之作謂前記之義言其欲得後記之義

言其已得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于無形敢

不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年詳見前後兩記

先師三戒戒宜三

茲年登八旬是宜第三之戒得矣

生身鱗集西合北

今歲西北諸藩如額魯特霍碩特都爾伯特土爾扈特

烏梁海喀薩克及各回城伯克等皆遠來祝嘏念其未

出痘生身多俱

虔念駢臻東及南

其東南如安南國王阮光平及朝鮮南掌

令至山莊宴賚緬甸各國使臣歲來京稱慶亦俱今先至山莊一體與

宴似此中外一家可稱極盛蒙

天佑能不益切虔

寅且以盛滿為懼矣極盛何修過而得

天恩深沐懼無慙

臣等伏讀

御詩敬懷

天貺恒以時處極盛益深戒滿之衷即如五風十雨叶  
應屢綏而

聖念攸勤惟因大順而增大惕若本年諸藩鱗集祝  
嘏來同以

必得之德而猶申

戒得之箴謙斯受益義與謨典並昭矣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七

聖德

十三

謙德二

乾隆四十五年福建撫臣摺奏壽民壽婦  
特諭不得藉陳符瑞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富綱彙奏壽民鄭國璽壽婦鄭柯氏等俱年逾  
百歲洵屬熙朝人瑞盛世嘉祥理合繕摺奏聞等語

壽民壽婦年過百齡為各省常有之事該撫既經分  
案具題何必多此一奏其意不過以朕萬壽節近以  
此吉祥之語入告不知督撫身任封疆全在辦理民  
事而朕尤以勤政愛民庶事就理為念如果各省雨  
水調勻年豐民樂祥瑞孰大於此豈必以景星慶雲  
鳳凰麒麟侈陳符瑞耶將此傳諭該撫知之

臣等伏睹我

皇上普育民生胥需

醴化是以太平壽考下逮編氓比戶皆是  
皇上劬謙之度凡臣工陳奏讓而弗居且申  
諭以勉勤政事共保昇平為要蓋由

聖世庥徵百祥恒有本屬無奇而一涉侈言轉似史  
家志貞符圖瑞應之為非所以仰體

翠謙崇實之

聖心

睿訓至為明切矣至各省龐眉並箕幸際

昌辰仰邀

恩例褒崇具循令典謹分載

盛事門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京城妙應寺塔輪吉  
帛現

命勿宣付史館

御製妙應寺八韻

乙巳

遵

綸增位祀

前朝禮畢更衣憩梵寮五百餘年傳妙應新正今日現

祥標法輪廿丈誰飛陟瑞帛一端自綴飄日下舊聞載白塔寺遼壽

昌二年建元至元八年世祖發視石函銅瓶香水盈滿舍利堅固瓶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帝后閱之因

加崇飾制度之巧古今罕有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云今歲新正月初六日賜千叟宴是時塔頂輪下懸有哈達

哈達者蒙古語謂奉佛吉祥製帛也塔高二十餘丈瑞帛懸綴實非人力所能升陟蓋是塔重應風著於今益

驗不後不前千叟宴祝禔祝壽曉春朝艷稱雖弗為宣

付頂禮亦非禁衆翹都中遠近瞻禮咸謂吉祥善事佛力神通不可思議既弗艷稱宣付

史館而中外臣民瞻仰  
項禮亦弗令禁止也

迎迓異哉致韓疏荒唐久矣息

童謠

唐時迎佛骨張大其事致韓愈正言得罪甚無謂  
也又元初童謠有塔兒紅北人來作主人翁塔兒

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之語見帝京景物畧  
事涉荒唐乃紀載者幸災好奇之為耳

幻真真幻謂

何謂空色色空超又超七字偶然為紀實傳訛防彼遞

騰囂

此事為都人耳目所共見開因賦  
此詩以紀實免致日後傳訛耳

臣等伏睹是年

皇上賜宴千叟之期吉帛于塔輪飄綴都中近遠臣

民爭仰佛力神通現茲奇瑞奏入

諭勿宣付致涉襍祥閏月

法駕臨視梵宇爰復

製詩紀事蓋以杜好奇之漸而其日祝

禋祝

壽慶有適逢益仰

聖人執德之謙隨事而具者矣

乾隆五十一年安徽省奏進瑞麥

命勿宣付史館

臣李世傑書麟跪

奏為恭報瑞麥呈祥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據蒙城阜陽建平三縣及宿州稟呈該  
州縣地方長有三岐雙歧瑞麥等情臣等隨加查  
驗無異欽惟我

皇上

至治馨香

太和醞釀

厘田功於

宵旰多稔黍而大有頻書裕粒食於閭閻慶倉箱而豐  
年屢告惟茲安省在去秋則偶被偏災仰荷

聖慈軫民依而疊加撫卹

鴻恩溥被

厚澤均濡潛孚仁愛於

天心遂應休祥於地利是以採山得米挖草見糧皆從來  
災地所無實亘古民間罕遇茲者麥秋告至更看

嘉應游臻千萬頃羣茂來年兩三岐爭傳稔穗產  
非一色慶徧江南斯皆

元化感通聿昭上瑞益見

仁風鼓盪動協休徵臣等幸際

昌期恭逢

盛事稽諸史冊覺漁陽豐水僅在一隅覩此休和卜  
瑞穀嘉禾并開萬寶謹將瑞麥二種封呈

御鑒外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奉

硃批覽

御製兩江總督李世傑安徽巡撫書麟奏呈瑞麥詩以

誌事  
丙午

欽徵昨歲被災深言念災黎時切心幸得恩膏霑翼  
那全元氣復林林萬根米粒資饑命

昨歲安徽被災  
賑不遺餘力幸今

歲春來屢次得雨二麥有收然元氣豈能驟復先經書  
麟奏太湖縣鄉民宅族得有黑米千餘石貧民藉以充  
饑又奏泗州河灘生有蒿萊災黎宅根莫食以資接濟  
歐歲聞之每為之憾然皆有詩紀事茲李世傑書麟復  
奏蒙城阜陽建平三縣及宿州地方均獲三岐雙岐麥  
穗自封呈覽災區麥稔稍資接濟惟欽

天祝

三穗雙岐漫瑞吟宣付弗行滋忸怍

李世傑等遂以為  
瑞朕惟愧慙視之

弗宣付  
史館也佑民

天貺謝惟欽

乾隆五十二年山西撫臣奏晉省河清

諭旨不得誇耀

署山西巡撫臣明興謹

奏為恭報晉省河清仰祈

聖鑒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據汾州府屬之

永寧州稟報該州地瀕黃河於本月初八日河水

澄清當即親詣河工查看屬實等情續據太原府

屬之興縣汾州府屬之臨縣石樓寧鄉隰州屬之

永和大寧等縣陸續具報同日河水澄清臣隨飭

屬確查查得興縣至永濟共十三州縣計一千三

百餘里自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七八等日漸次清澈至二十八九日時屈二旬澈底澄清臣伏查晉省志書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河清一次雍正四年十二月河清一次由雍正四年逮今六十載正當花甲再周我

國家重熙累洽屢召嘉祥至乾隆五十二年冬河清

獻瑞逾千里期及蕪甸尤為罕逢盛事

臣世霑

聖澤幸際昌期所有查看緣由謹繕摺奏

聞併繪具圖說恭呈

御覽奉

硃批此不足誇並有旨諭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據明興奏山西境內河清獻瑞一摺內稱接據永  
寧州等十三州縣稟報黃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漸次  
澄清至二十八九日時屆二旬河水澈底澄清可鑑  
共計一千三百餘里等語此不足為誇美已於摺內

批示矣國家景運光昌太和翔洽惟在年穀順成豐  
綏屢告五風十雨普被和甘乃為昇平瑞應至歷代  
史策侈陳符瑞大率出於傳會鋪張無關實政即如  
麟遊鳳翥固為僅見嘉祥然亦必湏來遊椒澤翔集  
殿廷得之目覩方足傳為盛事若不過騰章入告並  
無拍據亦祇屬粉飾虛詞不足為信至河水澄清雖  
亦間有之事但似此侈陳祥瑞誇示休徵殊屬無  
謂況上年黃河於睢州十三堡地方隄工漫溢淹浸

田廬甫經堵築完竣若以河清為獻瑞之驗又何若  
安流順軌竟無漫溢之更為嘉瑞耶且河水澄清如  
以為地方大吏德政所致則明興歷任地方毫無整  
頓試令伊自思前在山東何無嘉應今署晉撫又行  
何德政而能致此祥瑞耶封疆大臣惟應實心任事  
承流宣化使吏民治生共臻上理方為稱職倘因此  
等事屬僅見臚陳祥應即宣布史館予以褒嘉而遇  
有災祲即加之督責勢必至身任封圻者藉端粉飾

爭相效習以博虛名而於地方水旱偏災或恐干譴  
譴竟至諱匿不報於政體民生大有關係現在晉省  
既有河清之事則下游各省自必由漸澄清該地方  
官不奏則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將此意明降諭  
旨以示朕敬

天勤政以實不以文至意將此先諭明興知之不必稱揚  
其事也

御製山西巡撫明興奏報得雪並河清詩以示志

戊申

明興今日忽騰章批覽餘因示志詳誠慰春初雪積白

上年山西省入東以來各屬雨澤頻霑據明興今奏十二月二十八日省城得雪三寸餘並通省陸續報稱得

雪自二三寸至六七寸不等祥霽並稱河裏水無黃據

晉被實為豐稔瑞徵深為欣慰奏各屬稟報自興縣至永濟共十三州縣計一千三百餘里于十二月初七八日等日至二十八日黃河澄

清等語了知宣付徒虛謂即驗猷為亦宣當予自即位以來每以年歲

豐熟為上瑞其餘一切嘉祥稟所弗取且即年歲豐猷亦從不以此為督撫賢否之辨恐各該督撫藉此迎合

遇有災歉轉致諱飾不報明興自任巡撫以來誠見拘迂解事諸多竭履此時河清之瑞必非該撫德政所致

可夏決成災上年夏間睢州十三堡黃河異漲限決毫州寧陵商邱一帶民田被淹雖命重臣會

等堵築並將被災貧民加意賑恤然予方引冬澄瑞愧  
以為咎與其冬間澄清何如夏月安瀾耶

之不暇漫言祥

乾隆五十三年冬禮臣以太常寺仙蝶呈

覽

御製誌實詩分賜五十四年督撫諸臣奏謝得

旨訓誠

御製太常仙蝶詩

戊申

昔曾問之尚書三泰以為誠有昨召見侍郎德明亦

偶言及翌日德明以錦匣呈覽並云冬月入蟄每不見茲忽至其家似欲入禁中者然詩以誌實

蟄動蟄之時來賓果是奇異夫羣物體觀此一仙姿薌

久太常號

人皆謂之太常仙蝶合署人無不知而敬者

神超大造司欣茲百

年遇用誌五言詩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前將御題雞雛待飼圖韓幹試馬圖及太常仙蝶詩等墨刻分賞內外大臣近據各督撫陸續奏謝閱

其奏摺俱用駢體未免意涉鋪張不知試馬圖之題  
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不數傳而至天寶耽  
於逸樂罔念祖宗創業艱難文恬武嬉釀成漁陽之  
變倉猝播遷國勢遂以不振朕撫圖增慙形諸篇什  
以為考鏡得失之林非如雞雜待飼圖之覽切民依  
凡有撫綏之責者各應顧名思義至於仙蝶詩亦因  
太常署實有其物朕曾目睹于幾餘吟咏藉紀事實  
適該衙門大臣鐫搨呈進卷幅太多遂以分賞于民

生吏治均無關係各督撫祇領後於奏事之便附陳謝  
悃數語可畢何必紛紛駢體鋪張過尚詞華使傳之  
日久將無識之徒誤疑朕為耽嗜縑素並好神仙幻  
妄之說此則所關甚大蓋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是以  
宣和鑒賞無掇於國是廢弛而天書符瑞等事尤為  
誕妄不經朕素所鄙笑豈肯以玩好襍祥啓冀臣工  
流傳後世耶茲因批覽各督撫奏謝之摺特為明白  
宣諭嗣後凡屬內外大臣務宜益矢殷誠勉襄政治

以副朕黜華崇實至意將此旨入于各督撫交代永識朕志

臣等欽惟我

皇上誠著久徵中孚遠格惟茲躋羣倫於

仁壽俾各適含生遂性之天初不必以氣化効靈藉

稱嘉瑞是以

太和煦嫗咸若凝庥欣邀

幾暇宣吟事實於一時而至於

愛民育物之肫懷則未繫乎此前者疆臣摺奏壽民  
壽婦且

誠諭勿侈言祥矧在螻蛄之族偶應氣機顧可稍事  
鋪張弗仰體

聖人崇實黜浮之本意也耶

乾隆五十五年江蘇撫臣奏途過直隸山東瑞麥  
嘉禾重生復實得

旨訓誠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福崧奏經過直隸山東一帶均已甘霖普被二  
麥俱已結實飽綻大田苗禾長發青蔥晚禾現亦出  
土又另片奏稱山東齊河長清等處已萎麥苗復又  
吐穗結實飽綻一律等語所奏殊不可信本年直隸  
山東一帶得雨較遲麥苗未能及時長發朕蹕路所  
經之處自東昌臨清迤西一帶至直省地方沿途望  
澤惟穀總未得有透雨旋蹕後曾親自祈禱雖經得

雨尚欠優沾今福崧據稱甘霖普被未免過於飾言  
至麥苗已萎復生之前據長麟奏聞朕即以春膏  
未能霑足方深慚悚曾於摺內批示并不以此為奇  
福崧路過該省又復將此具奏矜為異事殊不知麥  
苗被澤已遲收成不無歉薄即間有黃萎麥苗另生  
新枝結實於農田大槩收成未見裨益朕臨御五十  
餘年勤求民瘼每遇各省地方偏隅被旱宵旰憂勤  
無時或釋即麥禾有三穗雙歧之事從不侈言祥瑞

督撫等惟當仰體朕懷盡心民事感召天和俾閭閻  
共慶盈寧方為無忝厥職今福崧意存粉飾附摺瀆  
陳封疆大吏豈可如此存心福崧係經過山東並非  
本屬即以此等事件率行由驛馳奏將來前抵江蘓  
新任自更緣飾虛文致有諱災匿報之事殊負朕棄  
瑕錄用之意福崧著傳旨嚴行申飭若不知改悔存  
心高興斷不能曲加寬貸也將此通諭知之各省督  
撫務當引以為戒

臣等欽惟我

皇上德美治隆成功不宰

御極五十餘年以來惟務

勤求民莫凡夫

大政宣綸

天章煥藻篇溢萬千從未有一語侈及襍祥一事見

諸宣付矧今

蒼壽祺和備膺

多福歲豐民樂嘉瑞游臻而仰窺

睿念持盈保泰之維虔曾何事以一水之澄清三岐  
雙岐之穎發等於景星卿雲鳳凰麒麟之云藉  
徵實事於末節耶夫書美放勳著之曰允恭克  
讓由今準古先後同符而

聖人尤有大於此者以

德致壽而繁禧彌篤以

壽兼德而廣運無疆無非本此歆然不自足履焉而

弗勝之懷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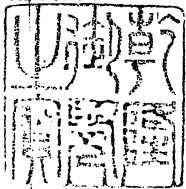
穹厓而昌

泰運夫以是

億齡緝盛揚

茂實恢

鴻名將有翠螭之錄下稷之書所未紀者焉豈非集  
祥效祐之至者哉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八

詳校官兵部郎中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八

聖功

一 安南歸降一

臣等謹案周雅江漢之什盛陳武功然其一再曰  
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云者蓋偶遇陳師伐遠經營  
告成遂於四方既平王心載寧之時稱萬年萬壽  
以致其祝願而非有捷勲之屢聞獻壽之實事足  
垂奕紀者也洪惟我

皇上億齡介福九熬蒙庥一時鰈國偕來鴻臣親賀禕  
儀嘉典照耀瀛寰臣等竊推原暨訖之由與夫功  
績之著益仰

天禎厚集

聖武遠揚允轡

壽寓同風之極軌焉邈惟

鴻勳九奏若平回定準收兩金川事在乾隆四十五年

以前逮茲庚子後

方畧之書既以昭垂冊府矣茲自

七旬以後膚功屢奏掃逆則原非黷武撫順則並不勞

師良由

健行智照決勝幾先故能應會赴機算無遺策視史稱  
漢光武每一發兵頭鬚為白者誠卑卑不足道也

臣等恭輯

盛典增列

聖功一門如安南之乞降請

覲入侍祝

釐緬甸之震讐

威稜輸忱內屬廓爾喀之頂經籲順叩

闕來王竝冒昧陬澁之區遼邈要荒之外得備屏藩  
並瞻

天日允宜震耀典冊創見特書至如平臺灣亂民平甘  
肅逆回之舉恭見

御製文謂弗值薌其說然皆出於

神謨籌畫

聖略布昭先握四知爰徵四得亦宜附載備見

精神運量之先周焉臣等謹撮舉事之大綱敬錄

御製詩文以昭經緯之備蓋即此十載之中上勞

睿算克鞏洪禔大順大同為軒皇御世以來所未遘也

而豈鋪張景鑠之所可罄者哉

乾隆五十四年

恩准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降

安南國小目臣阮光平謹

奏為冒瀝微誠仰干

天聽事欽惟

大皇帝陛下受

天景命為萬國君

御宇五十餘年

洪恩溥洽華夷內外同風共貫臣安南界居炎徼久沐

聖朝聲教草木昆蟲皆是

大皇帝生之植之乃自二百年來黎王失柄權臣鄭氏  
專有其國順廣一帶又為土目阮潢所占阮者黎  
臣也迨十世孫阮淳失政順廣之民不附臣阮先  
平生長廣南之西山以一介布衣謬為廣民所推  
遂先有廣南以南之地非與黎氏有君臣之分也  
甲午秋鄭氏取順化之地侵軼臣之小邑民人罹  
其毒害丙午夏臣公憤所激起兵取順化之地因  
而直抵黎城誅滅鄭棟還政於黎黎王感臣之義

因以女歸其年前黎王維禱謝世國人請立其嗣

孫維祁襲位事定

臣

旋即南返詎意黎維祁誘

臣

叛將阮整構衅於

臣之邊鄙丁未冬

臣

遣一小將

問阮整之罪黎維祁為其所挾棄國而逃戊申夏

臣至黎城敬謹遣价叩關備經以國情乞為

題奏日者邊臣反書却使不即遞達臣不得已旋歸

順化去年大兵出關征勦

臣

遠道聞信自念與黎

氏有功無釁且從來一片畏

天事

大真哀壅於

上聞再委行价賫具呈文三道叩稟轅門不料大兵直抵黎城殺守兵甚衆臣自揣進退無據隨即奉具表文三次敬謹遣价叩闕請罪投降未示意指臣更不勝傍徨悚懼今蒙

大皇帝命重臣駐節邊關臣一腔心緒委曲未明之處即可暴白是以合境臣民合家男女無不懽忻感

激惟念臣本無抗拒之心而有抗拒之迹若臣心  
不蒙

大皇帝鑒及則臣罪難求

大皇帝宥赦竊惟安南自丁氏以來代有遷革中國因  
其請命而授之蓋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亦惟體

天行化順其自然而已今臣負茲青誤遭茲時會理宜匍  
匐躬詣

闕廷陳情謝罪惟以國內新罹兵革之後人情惶惑尚

未安集

臣

子尚幼

臣

兄弟俱在廣南一帶無人可

使謹遣

臣

親姪阮光顯隨表入

覲伏惟

大皇帝欽崇

天道覆昏殖禮一本至公恕蠻貊無知之罪

鑒懇迫籲

奏之誠樹牧立屏用新

寵命俾

臣

得以保障一方恪共侯服則事有統攝民獲

又安皆由

大皇帝憐載之仁臣謹當奉脩藩貢以表至誠臣拱北

馳神望

闕翹首不勝迫切殷懇戰栗屏營待

命之至謹奉表以

聞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勅諭安南阮光平曰據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公福康

安等奏爾遣親阮光顯敬賫表貢抵關乞降并將  
原表呈覽並據阮光顯稟稱爾俟國事稍定尚乞親  
自到京瞻覲等語安南黎氏立國已久且臣事天朝  
恪共職貢百有餘年素著恭順爾在廣南從前並未  
修朝貢上年黎維祁母妻赴關控訴以爾佔據其國  
籲請救援此事為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攸係是以前  
任督臣孫士毅自請帶兵出關其所辦甚正並無不  
合爾雖曾遣叩關辨訴第守邊之臣向來止知有黎

而不知有阮駁回原稟亦經奏聞所辦本正然督臣  
孫士毅奏克復黎城之後朕即以黎氏近年以來國  
內多故黎維祁又復怯懦無能優柔廢弛看來

天心竟有厭棄黎氏之意朕從來辦理庶務無不順

天而行隨經諭孫士毅黎城既復當即撤兵並不令其復  
至廣南問爾前此興兵構釁之罪也乃孫士毅於克  
復黎城後未能遵旨速撤在彼耽延一月有餘茲爾  
率衆至黎城欲向黎維祁詢問官兵在此豈有坐視

之理爾以安南頭目敢於抗拒官兵獲罪甚重是以  
將福康安調任兩廣總督原令調集大兵整軍問罪  
但念爾屢次遣人叩關請罪並於未出官兵不敢阻  
擾善為收養敬謹送回是爾尚知畏懼悔罪隨令督  
臣福康安等暫緩進討今爾所進表文以爾與黎氏  
並無上下之分安南僻在海陬爾與黎氏有無名分  
原無辨証爾既以負耆較重應躬詣闕廷請罪因國  
內甫罹兵革人情惶惑先遣爾姪阮光顯隨表入覲

實為恭謹小心可以赦爾前罪不加進討已令左江道湯雄業護送爾姪阮光顯來京瞻覲但爾雖自知悔懼其抗拒官兵之處究難鮮免若非親身詣闕請罪乞恩遽思仰邀封號天朝無此體制爾既未列藩服所有貢物亦未便收納著發交領回如爾必欲輸誠納款長享寵榮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屆朕八旬萬壽維時距今又越年餘爾國內亦當安集爾即可稟知督臣親自赴京以遂瞻雲就日之私屆時朕鑒爾畏

感悃忱自必格外加恩或即封以王爵爾世子孫  
可以長守安南彼時再呈進貢物亦即可賞收仍當  
加之厚賜以示優眷朕臨御五十餘年凡庶拜藩部  
無不待以誠信即如從前平定準噶爾時厄魯特台  
吉舍楞曾將副都統唐喀祿戕害逃至俄羅斯地方  
後于土爾扈特投順時舍楞即隨同投進朕念其悔  
罪之心特加恩宥仍封王爵賞給游牧地方居住可  
見朕撫綏方夏無不仁至義盡茲特賜爾珍珠手串

一掛爾當祇承恩命計程於明年六七月內至京親詣闕廷懇請以冀永承眷渥勉之欽哉特諭

御製安南阮惠進表悔罪投誠歸順既允其請詩以誌

事已酉

除逆扶危師有名孱王仍自棄其城一臣振旅堪稱智

二將捐軀可惜貞

安南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一旦為阮惠所侵逼除逆扶危在我之師

原為有名無如黎維祁不能自振既為之復其土疆襲其封號乃見阮惠復來仍即棄國內投予去冬所云

天厭其德之說如搽左券猶幸孫士毅始雖不即遵班師之旨繼尚振旅而還無損國威尚為深識大體惟

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臨陣捐軀堪為軫  
惜然已優加爵賞亦足以償其忠貞之志矣  
聲罪不

難致我討審幾原可鑒其誠

既惠復至黎城自知罪過  
重大屢次欺闕悔罪乞降

孫士毅俱不允為代奏及福康安調任兩粵阮惠懾其  
威名益加震驚再三籲懇並諭其國內如遇天朝人經  
過加意照料伴送進關茲又遣其親姪阮光顯親至福  
康安處賫表納貢冀求降附據福康安奏稱察看阮光  
顯輸服畏感情情形溢於詞色之表至表內詳叙黎阮構  
衅始末並無敢有抗拒官兵之心且其登覆縛送戕害  
提鎮之人語意委婉尤為誠敬得體而表末復聲明此  
時先令阮光顯進京代躬瞻覲俟其國事稍定阮惠於  
明年八月萬壽之前即當親身入覲閱其情詞洵屬出  
于至誠等語因思國家德威遠播調兵聲討正復何難  
但彼既悔罪抒忱出于忠悃審度事幾亦可曲為鑒宥  
正不必為其已甚因即開誠布公賜以勅諭恕其前愆

膺其新機在天朝光明正大之心中外所當共喻也

明年詣闕親輸服乃可加封

示寵榮

阮惠此次乞降可以舍其罪矣惟所稱願附藩封恪修職貢一節必待明年親身詣闕方可錫

以封號俾得長沐寵榮是以現在所進貢物概令給還亦必俟其明年親身呈進方可收受此又國家體制所關不容輕易者耳

旨俞阮光平來朝躬祝

萬壽之請

賜封光平為安南國王

安南國小目臣阮光平謹

奏為敬陳瞻

覲微忱仰干

天聽事

臣欽奉

勅書宣諭不咎既往嘉與維新並以乾隆五十五年

聖壽八旬祝

釐大典

賜臣進京瞻

覲以遂瞻雲就日之私臣莊誦

綸音敬恭高捧

聖德如

天鑒

臣

微誠不以僉荒遐隔將列之明堂故

頒下朝覲之禮

臣

誠懼誠忤無任感激欽惟

大皇帝陛下

德邁義炎

道隆軒昊五十餘年太平

天子治隆福備曠古所無

臣

生長廣南雖其地不與中

華通而閩廣海舶往來絡繹竊嘗稔聞中國文華  
聲明之盛尤仰望

大皇帝仁義道德之隆

臣誠願譜在寶書瞻就

雲日匪直以海不揚波為中國有

聖人之驗也前臣於親姪阮光顯欸闕代躬行禮時實曾  
面囑俟國事稍定入

覲京師蓋臣一片真誠惟知敬

天命尊

天子循其職分之當然也伏惟

聖天子

天生至德祿位名壽兼而有之來年八月恭逢

八旬萬壽聖節吉祥盛事慶滿寰瀛臣獲依

日月之光同效華封之祝實為至願擬將國事早為處

分謹於明年春夏間稟明兩廣總督轉奏候

賜瞻覲以抒下悃仰惟

宸淵洞照欣感實深惟是臣明歲進京恭祝

萬壽時庶邦君長咸在朝賀之列

臣荒遠土酋忝與

王會跼蹐無地惶懼交并且

臣本國自黎祚告終干

戈旁午民墜塗炭旄倪皇皇日顛綏輯幸得早有  
繫屬即國內日就和寧伏望

聖德洞燭微情

逾格加恩假

臣封號俾得奉有名分憑藉

天寵鳩集小邦實蒙

聖天子覆載生成之德自

臣及其子孫世守南服為

天朝之藩屏惟有一心恭順以期永荷

天恩於無替也

臣遙瞻

絳闕仰望

恩慈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六月二十二日

勅諭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曰據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公福康安奏為爾具表謝恩展陳覲悃朕披閱表

內詞義肫懇並請於明年進京入覲祝釐祈籲殷切  
具見恭謹所有賚到貢物已諭令賞收以遂爾芹曝  
之獻至表內懇請格外加恩給以封號俾得奉有名  
分鳩集小邦等語安南以黎維祁庸憤無能

天厭其德國祚告終爾現已悔罪投誠遣親姪阮光顯奉  
表瞻覲祈求懇切不啻再三朕順

天而行有廢有興悲歸大公至正本擬俟爾明歲親行叩  
覲時賞給王爵茲閱爾表內所稱造邦伊始必須仰

賴天朝寵榮方足以資駕馭因念爾國甫經兵燹之餘民人未獲安輯若不重以天朝封號恐一時呼應不靈自係實在情形爾既據實陳明並不稍事虛飾朕轉因爾所言屬實深為嘉與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安南雖遠在炎荒皆吾赤子中外自當一體爾能憑藉寵靈撫綏整頓使國內民庶悉就安寧實朕所深願用是即降恩綸封爾為安南國王俾資鎮撫並親書御製詩章賜為爾國世寶嗣後凡有表詞及本

國行文之處俱准其書寫國王名號至從前福康安  
檄諭內或稱為爾或稱為土目亦已令其改為國王  
之稱以示優異其應行發給印信勅書現交各衙門  
撰文鑄篆俟爾姪阮光顯到京交與賁回爾其益當  
小心敬畏恪守藩封永承恩眷特諭

御製降旨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詩以誌事即書賜之  
已酉

三省耆武匪佳兵

予自即位以來平伊犁定回部收金  
川俱荷天牖予衷三歲大功實

以順機蒙

佑而成

昨歲安南重

去聲

有征無奈復黎

黎厭德爰教封阮阮輸誠

光平本求於明歲入覲恭祝

謝表有憑假封號鳩集小邦之語情詞真摯深為嘉予  
因即降勅封為安南國王俾得世守土疆永為藩服

守封疆勿滋他族傳子孫恒奉大清幸沐

天恩欽久道不遑日監凜持盈

八月阮光平遣姪光顯入

覲於避暑山莊

行在是月二十二日

命留京王大臣

頒賜勅印於

太和門授光顯恭齋回國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  
大所以畏

天鑒誠惻於荒陬貫其既往沛恩膏於屬國嘉與維新賁

茲寵命之頒勗以訓行之率維安南地居炎徼開十  
三道之封疆而黎氏臣事天朝修百餘年之職貢每  
趨王會舊附方輿自遭難以流離遂式微而控愬方  
謂興師復國字小堪與圖存何期棄印委城積弱仍  
歸失守殆

天心厭其薄德致世祚迄於終淪爾阮光平起自西山界  
斯南服向非君臣之分浸成婚媾之仇釁啟交訐情  
殊負固抗顏行於倉猝雖無心而難掩前愆悔罪疚

以銷除願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箋額切使先猶子以  
抒忱琛獻憬來躬預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榮  
藉寵光曷由下莅臣氓妥資鳩集凡此陳詞以實胥  
徵效順彌虔況王者無分民詎在畎章其土宇而生  
人有司牧是宜輯寧爾邦家爰布寵綏俾憑鎮撫今  
封爾為安南國王錫之新印於戲有興有廢天子惟  
順

天而行無貳無虞國人咸舉國以聽王其懋將丹款肅矢

冰兢固圉以長其子孫勿使偏滋他族悉心以勤於  
夙夜罔令逸欲有邦益敬奉乎明威庶永承夫渥典  
欽哉母替朕命

宣封安南國王禮成阮光平遣使陳謝

御製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遣陪臣進貢並稱明年三  
月起程入覲詩以誌事適唐張謂戲贈杜侍御送  
貢物詩在側即用其韻

已酉

阮光平新膺封號恭進謝恩貢物並本年例貢一分

念該國王出于至誠若不賞收未免阻其誠悃因降  
旨將本年例貢一分留抵下次正貢以示體恤並傳  
諭沿途督撫於該國王經過時待以賓禮用昭優眷

孚意君臣事不難誠肫那藉設盟壇

阮光平聞福康安調任粵東因再四

籲懇輸誠宥罪並資送內地兵弁入關又為提督許世  
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建立祠宇以贖前愆今歲萬  
壽節前先遣親姪阮光顯來至山莊祝嘏乞恩並稱伊  
于明歲親來瞻覲慶祝八旬萬壽嘉其恭順肫誠因即  
降初書頒給新印封為安南國王茲據福康安等奏阮  
光平擇吉拜受封爵歡忭難名既具表陳謝復遣陪臣  
賁進謝恩貢物並本年應進例貢是其恭事之  
心實屬真摯異于藉設盟壇勉受朝命者矣  
來朝北

闕親而近弗異南邦衣與冠

今歲阮光顯至山莊即令服其本國衣冠入覲明歲

阮光平來京亦不令改易衣冠國家撫馭外藩定制如此

班接諸王鄰雁列筵開八

月享雞寒

羊淹雞寒出鹽鉄論

賢藩貢悃殊侍御紀實聊憑信史

看

新封安南國王臣阮光平謹

奏為恭謝

聖恩敬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

臣

安南五服之外屏也自前代丁氏啟宇內屬

受封從此世代相承迭膺封爵之命然而地僻桂  
郊天遠

楓陞

天朝因以化外外之宋皇所賜黎王桓之書元朝所徵  
陳王烜之詔千年信史事猶可徵大抵秋肅之意  
多春溫之意少祇以函封請命姑賜包容固未有  
恩施稠疊珎珠偕

玉諭而寵頒

宸翰輝煌

御詩並

勅書而榮錫如今日

大皇帝之隆恩與

臣

光平之遭遇者也

臣

本廣南之田

舍子由於黎鄭二強構兵滋亂淪胥以敗交南無

主臣幸為同志所推叩闕請

命雖有恪恭一念之誠而未得展出入三覲之敬臣所

遣親姪阮光顯賫逋投順之表身未及

闕而

恩賜已施

臣

嗣遣家臣黃道秀獻上謝

恩表文方當候命而

寵綸旋降

臣

伏讀前後

勅書

聖天子諄諄以順天而行播諸

溫諭

聖人之心即天也栽培傾覆大都順其自然加以手串

之珠

天子將賜履焉欲其合璧聯珠旋繞北辰而有綿延不窮之象也

御賜之詩諄諄以守封疆傳子孫為訓而且勉之以欽久道凜持盈尤欲其兢業持守祇承

天庥以長守南服之侯度也夫春秋之義大一統

聖人一視同仁併包徧覆思澤所加聲教所暨即胥教

蓬艾咸在蓋容亭育之中顧臣實寡昧膺此

榮光由本國黎陳以上迄於貉龍建國之初創見而曠  
聞何以荅

高厚始生之萬一臣自聞

封旨即由乂安起程感激歡欣急願早承

恩命適勞頓冒寒舊疾復作伏念臣謬膺

封爵即為南服屏藩若不自愛其身病勢增劇是在臣

家國為小而孤負

大皇帝如天之思負罪益重用敢稟明調治另改宣

金史卷之八十八 卷十八  
封日期焦急呻吟中感念無量

天恩實為至優極渥淪肌浹髓夙恙頓除於十月十五

日敬謹領受

御詩

勅書從此司牧南交臣世世子孫恪遵

聖訓永奉

大清臣以西山布衣榮膺

封號自問無可報答惟於明年三月上旬起身赴京瞻

仰

天顏恭祝

大皇帝八旬萬壽並異日聆

訓諭稍得政治之本遵奉施行俾舉國臣庶蒙

庥實臣之大願望也

臣仰感

隆恩俯摠衷表謹遴選家臣阮宏匡宋名朗黎梁慎等

賫遞謝

恩表文並謝儀欵闕

奏進再奉照向例今年正值臣國歲貢之期任土之禮不敢稽曠謹接遣家臣陳登大阮止信阮俛等將貢儀一併恭遞進闕伏望

聖恩曲垂矜宥准

賜臣所遣行价等名恭詣

闕廷瞻

覲並將謝儀貢儀

上進庶得恪守舊章永覃

新澤無缺共球之職不墜屏翰之修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願望之至謹奉表以

聞

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八